

诗林漫步

在七月绽放

■吕成玉

七月的天安门广场
党旗摇曳，锺鐃闪烁
雄壮的国歌融入
万人组成的红色海洋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祖国的心脏，聆听
领袖字字铿锵的宣言
凝望万羽和平鸽展翅飞翔
党的生日庆典
已深深镌刻于十四亿人的记忆
在岁月的征途时时回放

七月的广袤原野
浸满了灿烂的阳光
驾着季风的翅膀
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流淌
黑土地的稻田
黄土地的麦浪
红土地的蔬果
依次展开丰稔的画卷
绽放五彩斑斓的馨香

七月的繁华都邑
在骄阳下释放巨大的能量
一行行绿树抵御溽热的进攻
一朵朵鲜花扮靓梦的芬芳
幸福的指数在节节攀升
风景这边，唯我独好
新的宏图在接力描绘
万里征程奋楫远航

七月的天地辽远空旷
山峦巍峨，江河荡漾
道路纵横驰骋
空间站一派繁忙
人们在七月里
举起如林般的信念
将铮铮誓言锻造得地久天长

七月，是夜与昼的交锋
七月，是火与热的碰撞
七月，是心连心的默契
七月，是手挽手的力量
我站在祖国的正北方
站在黄河几字弯的故乡
远眺七月的意象
山河锦绣 人民昂扬

偶听蛙声

■阿勒得尔图

久未闻蛙声
再闻如雷声
声声震耳鼓
耳鼓聒长风
声声震心扉
心扉破千层
河里水潺潺
岸边草青青
青蛙出没处
金鱼石隙惊
只缘夜色晚
更恨月不升
蜿蜒公园路
曲折十里程
暗香徐徐来
啜语细如丝
树影隐裙裾
楼角飘古筝
蝉鸣寒宫里
天马踏流星
遥想始创时
最忆事不更
课余钻树丛
饭后潜河庭
挨得青蛙近
轻手擒其疼
眼突声愤慨
无奈挣不能
童稚尚未去
忽悠已老成
蛙声犹在耳
心潮岂能平
望断天涯路
举步故乡行
夜深不归归
久久恋蛙声
黄州苏东坡
沈园陆放翁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编辑:甘永康 张文静 美编:晓行

诗日抒怀

■殷耀

汗水流下的地方总会绽放鲜花

这两天溽暑难耐,有时静坐都汗流浹背。但大汗淋漓之后便是全身通泰,顿觉能够挥汗如雨也是人生幸福之事,再仔细回味一下,所有收获的回忆都与汗水有关,这样的回忆往往是充满了踏踏实实的喜悦感。

每一个幸福的家庭,都离不开一个像太阳一样发光又发热的父亲。在夏至节气之后这火辣辣的日头下,我常常想起了被汗水浸湿了的父亲,眼睛又被热泪湿润,关于父爱的回忆就是一个挥汗如雨的夏天,辛勤的汗水润滑并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幸福。父亲在烈日下锄地或割麦的情景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暑气蒸腾的田地像一个大大蒸笼,禾苗都被晒得萎靡发蔫,父亲戴一顶晒得发白的草帽,流淌着汗水在田垄里劳动,汗水滋润了身上的衣衫和脚下的禾苗。“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趁着夏天的日头长,父亲会贪心地干到天色黢黑,汗水流干也在所不惜。“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夏天是父亲挥汗劳动的季节,他用劳动支撑起一个幸福的家。

每一个温暖的家庭,也都离不开吃苦耐劳而又坚韧顽强的母亲。在这暑气蒸人的夏天里,我也想起了额头和鼻尖上沁着汗珠的母亲,她或许在枸杞地里耐心地采摘着鲜红的枸杞子,或者在烈日烤晒的锅灶前准备着饭菜。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植枸杞,每到夏至以后枸杞树就进入采摘旺季。摘枸杞是一个细心加耐心的活儿,往往是家庭主妇们扛着日头头顶烈日来采摘。在我的回忆中,常常有这样难忘而清晰的情景:在碧绿鲜红的枸杞树林里,母亲在烈日上专注地采摘着枸杞子,脖子上挂着盛枸杞的纸篓子,汗水顺着她的额头直滴,晶莹的汗珠滋润着一个温暖的家。

湿漉漉的汗水浸透的是一张温暖的脸庞,浇灌出的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有情有义

时光流影

■谢志鹏

柠条,我们土话叫“明棘”,到底是鸣棘,柠棘还是明荆,我没做过考究,但都指的就是它——那一簇簇,在家乡随处可见的防风固沙的“功臣”。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父亲哼唱的一首歌。我那时候就想,这作者想必和我住的不远,歌词写得可是真贴切。一点也不夸张,我们的童年就是这样喝着风吃着土成长起来的。说起小时候的“大黄风”,很多家乡八零九零年代生人一定都记忆犹新。漫天黄沙,遮天蔽日,背着风被吹着跑,迎着风则满嘴土。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抹了嘴边的土,然后再说话。

我也不记得啥时候开始,国家开始大搞“三北”防护林建设,但我始终记得全村老少一起种明棘的事。那时候没有机械化,都是骡子套上犁具耕种,老人们都称呼叫“出义务工”。那时候我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反正能“帮骡

灯下漫笔

■葛利芳

微尘灯火

那打着灯火的杂碎小摊前便不愿再挪半步。随后,在阵阵锣鼓声中,戏也开场了,母亲给我们买了散装的瓜子、麻子,这许是漫漫夏夜看戏时最好的零食。那瓜子、麻子被统统装在如三角帽的纸袋子中,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护在胸前,兴冲冲地进了戏院,似在赶赴一场盛大的宴会。

灯火中的露天戏院已满满的都是人了,或坐或站或蹲,其间观察看戏人,远比台上的戏有趣得多。有面容清秀的,有穿着时髦的,也有婆婆和儿媳端坐在一起的,还有丈夫和媳妇站在一起看戏的,有为孩子挤挤丢的鞋子的……

这其中也不乏买吃食未得愿而在地上打滚,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歇斯底里大闹的小孩子,一番大动静后,终不得消停,大人一脸羞容,众目睽睽下只得连拖带拉那孩子,一番自我开脱絮絮说辞,提前退场。

戏院里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中亦有不少如我这般大小的孩子们,戏大多是听不懂也看不懂的,满戏院里追逐玩闹,或吃东西或听大人们台下拉家常。真佩服老家人的丰富谈资和充沛精力,从家中种地儿亩到母猪生崽,从哪家勤谨到谁家婆媳大战,从院中葫芦花开到莜面山药大烩菜……那时孩子们看戏或许只是个引子,大约只是为与家人尽享这灯火中人看人的热闹,听去了更多生活的纷繁世故。

那时台上的戏大约是晋剧,也许是京剧,老人家统统称之为“大戏”,这样的戏一天两场,白天大太阳下看戏灼热难耐,看客甚少,以夜间的戏为盛。这样的交流会几乎

的人家。当年我们家日子虽然贫穷,但从小让我们感到幸福满满。想起父母亲就想起了那被汗水浸润的温暖笑脸,父亲好比炽烈如火的太阳,使家里温暖而踏实,使子女们感受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母亲好比皎洁似水的月亮,使家里才和煦和安然,使子女们感受到了赖以成长的滋养。我常常想起骄阳下汗水淋漓的父亲,他或者挑着沉重的扁担,或者挥舞着镰刀和铁锹,或者舞动木锨扬场;我也常常想起月光下沉稳如水的母亲,她或者在灶台边忙碌,或者在灯光下为我们缝补衣衫,或者晾晒枸杞到屋顶。有了淌着汗水的太阳和月亮,家里才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朗照千里的阳光和表里清澈的月光交相辉映。

和汗水相连的往往是满满的收获。父亲的收获是五谷和粮食,他把小麦种到了地里,又用汗水浇灌成了禾苗和籽实,汗流浹背地砸打扬场后,珍贵的小麦收入粮仓,加工成白面之后我们吃到了带着麦香味的馒头,这香味一直渗透到了灵魂深处。母亲的收获是孩子们的成长,她用针线缝补出了美好的岁月,用汗水来采摘枸杞换来了供我们上学的钱,使孩子们看到了希望。母亲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1992年父亲得了脑血栓后,母亲独力操持家务,心里只想着把我们姊妹几个拉扯出来。在父母亲汗水的浇灌下,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满满都是收获感和幸福感。

回望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幸福也都是洒下汗水后换来的。在高中的学习中,我也是挥汗如雨拼搏,我们那一代农村的孩子都有一个朴素理想,通过拼命地学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想面朝黄土背朝天挥汗如雨,宁可把汗水洒在求学的道路上。那个时候高考是酷热的公历七月七日,正是让人汗流不尽的季节,父亲放心不下庄稼,更放心

家乡的柠条

子”了,就是顺着划好的线牵着骡子走。小孩在前面帮骡子,大人们在后面犁田,女人们大多是播种。三个人,一匹骡子,就是一套班组。因为是全村出动,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班套,很是壮观,也很是红火热闹。

种明棘不轻松,但那时候的人们是那么纯朴,不计较付出,想着子孙后代不用再受那大黄风的苦,再苦再累也没半点怨言。一犁型,一道道,只要是骡子能到的地方,都种满了明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普通的庄稼一年一熟,但柠条生长缓慢,种下去得过三四年才能长成苗。但它耐寒耐旱,冻不死,旱不枯,像极了家乡辛勤的老农,不惧人生艰辛。它似乎天生就是属于我们西北高原的。

成年的柠条有一两米高,春末夏初会结出嫩黄的花,如果雨量充沛,到了秋天那一团团花就都变成了饱满的籽。柠条结种时刚好农闲,村里的人们都会背上大大小小的包摘柠条

不下我,放下农活到县城陪我高考,我在考场上汗流浹背奋笔疾书,他圪蹴在烈日下的墙角捏着一把汗。好在只要坚持,人生总会有一个好结果的。五年前我陪姑娘参加高考,思绪一下回到了我当年高考的情景,想起了父亲当年陪我高考的情形,我在心里默默祝福:洒下汗水的地方终究会长出鲜艳的花朵,人生没有白白流出的汗水。

如今,儿子又起早贪黑地背着书包上学堂,他人生流汗的日子才刚刚开始。我和爱人就像父母亲当年一样,用汗水浇灌着下一代的幸福和希望。人生不管到了哪个季节,汗流出来了才能浇灌出通泰而幸福的人生。



图片来源:IC photo

籽。晾晒,打种,红黑色的种子就是农人辛勤付出的回报,有时候柠条种子价格高,单这一项人们也能收入几千块钱。

然而,柠条籽只能算“意外”收获。真正要说的还是它防风固沙的本领。柠条长成后一簇占地就有三四个平方米,密密麻麻的都长满了柠条,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体型硕大的卫士,守护着这一方水土。而排成一排,连成一片,就是防风固沙的钢铁长城。一个生命周期结束,就会有新的柠条从这一簇的脚下长起来,继续承担着固土防沙的使命。

很多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人们都能体会近二十多年的变化,漫天黄沙已成为历史,到处莺歌燕舞正成为现实。这里面固然有植树造林的贡献,但我认为最应该称颂的还是柠条的贡献。是它保持了水土拓开了路,才有了现在种树成活,还草草生的局面。

当然,这是家乡人民的胜利,是老一辈造林人的荣光,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每年都有,一般是四五天后人们的兴致已过,该看的戏已看,该买的东西已买,该凑的热闹已凑,交流会也便这样顺理成章地结束了。

夜渐浓,天已凉。当瓜子和麻子甚至外加一根山楂冰棍儿全吃光后,总抵不住一阵阵地打哈欠,睡意来袭,熬不住时,母亲只好带我们出了戏院。

戏院里是闷热的,戏院外却突然间变得如初秋般的凉爽,睡意锐减。回望时,皎洁的月色与戏院的灯火交相辉映,如初来乍见时那般神秘迷人。

刚到家的巷口时,父亲早已来迎我们了。月光如水照着逼仄的小巷,父亲背着已睡着的弟弟,母亲牵着我的手,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穿过小巷,远远地就看到大门口那盏亮着的灯,冥冥中觉得有灯火的地方那便是家,灯火中家人在一起仿佛就是整个世界,不再惧怕深夜小巷,只因身边有健壮的父亲、年轻的母亲……

这条深夜小巷,这盏亮着的灯,一直是我记忆中摇曳不散的感动……

我成家后,与婆婆同住一院,成为这个四代同堂大家庭中的一员,非常幸运,也非常感念,小巷尽头的家门口也有那么一盏灯目送着我,等候着我,一家人一如当年父母亲对我那般的呵护……

时光如风,从不会停歇奔跑的脚步,那些年的灯火时光也随风而逝,终将沉淀为岁月的粒粒微尘,但那微尘灯火中的一朝一夕都是人间挚爱,一瓢一饮皆是至亲馈赠。

塞外文苑

■李浩

杨家川小峡谷距离呼和浩特市市区约180多公里,位于清水河境内,最近几年颇受呼和浩特周边徒步爱好者的青睐。

清水河县志记载,杨家川原名太洛河,发源于山西省平鲁县寺河口正沟等地,宋代名将杨延昭镇守偏关、宁武关、雁门关一带,屯垦边戎,后军士家属流落当地甚多,故改名杨家川。杨家川由平鲁寺河口一路向西,流经一百多公里,在清水河县老牛湾处与黄河交汇。1950年后,因山林破坏,河水枯干,只在偶尔年份的夏天雨季会有洪水。

杨家川峡谷一年四季风景各异,随着不同季节的变化,她展现出各异的迷人风采。冬春之际荒凉苍茫,雪后则犹如万千冰川伫立,气势恢宏;夏天清新苍翠,如踏入绿野仙踪,在雨季的时候,峡谷里常形成大小不一的瀑布,崖上多处飞瀑悬挂,飞流直下。秋季的峡谷是最迷人的,各种树木五彩斑斓地点缀其间,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杨家川在清水河境内峡谷最深处达七十多米,水与石的较量成就了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观,峡谷最宽处达一百多米,沿线贯穿着以长城、古堡、古村、古庙、古栈道等组成的黄土高原风格独特的风景线,形成了一幅原始古朴的山水画卷。峡谷时而开阔岩石裸露,如一位不修边幅的巨人随意躺卧在黄土地上,时而又幽深狭窄,两侧峭壁直插云端,谷底无法容一人通过,有时怪石嶙峋,有时山泉喷涌,偶尔不知名的鸟儿一声鸣唱,清丽的声音直冲云霄,让幽静的山谷瞬间鲜活了起来。

杨家川在清水河境内最险最美的风景有两段。第一段是从北古梁村附近的大圪洞顺沟底而下,途经伏龙寺、水门塔,再下欧梨岭村,一直走就到大塔,当到达大塔后,峡谷的水逐渐深了起来,人就无法行走了,只能在绝壁之上望着峡谷蜿蜒到老牛湾,汇入黄河的怀抱。这一段是徒步爱好者经常去的一段,峡谷山势险峻,不过,大部分谷底还算平坦开阔,对于徒步探险和摄影爱好者来说,安全性有保障。

大圪洞、伏龙寺及水门塔等地,在当地民间留下了特别多的美丽传说。

在杨家川北古梁村子下面,水流从二十多米的高崖悬空直下,在崖底掏凿出一个十来见方的深潭,这就是老乡亲们所说的“大圪洞”。奇怪的是,雨季发洪水泥石俱下,但到第二天,大圪洞便又恢复成一汪蓝幽幽的清澈。骄阳似火的大旱之际,别处的泉水都干涸了,大圪洞依然清澈幽深,即使到了冬季最寒冷的日子,这里的泉水依旧汨汨不息地涌出,这可能是由于大圪洞底部有一孔特别旺盛的泉眼。因此,这一泓深潭还有“蓝眼泉”“水门洞”等称谓。关于大圪洞的传说,被这里的老乡亲们一代代演绎得神秘又离奇,有的说每年的端午节早上太阳未升起之前,来大圪洞用泉水洗脸可以美容祛雀斑,因而那一带的女子个个皮肤细腻、面容姣好。清水河退休教师孙虎原老师曾和我讲起,他2005年夏季到单台子中学检查工作时,曾和同事们用工程线绑了石头量过大圪洞的深度,实际是九米多深。

2021年到2023年期间,我和清水河县摄影家贺广生、摄像爱好者邢涛多次徒步水门塔峡谷一段。距大圪洞约一公里处,奇峰突兀怪石嶙峋的山坳里,坐落着一个仅有六七户人家的村庄,叫“水门塔”,村前台地上有座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伏龙寺”,贺广生把伏龙寺的石碑拍了高清图片,孙虎原老师用了整整一周时间,将伏龙寺石碑上的文字整理出来,关于伏龙寺的修建,石碑记载为乾隆二十六年夏六月,伏龙寺由冯家塔先人冯有良捐资修建,石碑上刻着“此地西临黄河天险,石壑边垣,内外山形如群牛之奔狄,至此一聚,亦犹之群山万壑赴荆门也。距此东北三五十里,并无流泉,惟自此至河,清泉百丈,遂相传此地为‘水门’云,此亦藏精聚气之处也。”听当地老人们讲,相传这里是古太洛河通往黄河的水门,水门由一条青龙看守,只有每年在特定的日子开放或关闭水门,让太洛河的水平缓流入黄河,沿途居住百姓才能免受洪涝水灾的侵袭,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看守水门的青龙脾气暴戾,喜怒无常,经常无端关闭或打开水门,造成洪水泛滥、淹没农田、乡人流离失所。一位勇敢的冯姓男青年潜入水下,与青龙决斗,制服了青龙,并承诺会在这里修建寺庙,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九给青龙送上供品,让其忠于职责,守护好水门。先人们为了感激这位勇士,将寺庙称作伏龙寺。

杨家川的另一段奇美景观是前大井段,这段峡谷隐藏在深山里,由于交通不便,鲜为人知,几乎没有外地徒步者到达。2023年夏天,清水河县文联在北堡文化志愿活动,在李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几位志同道合者第一次来这里。走近这段峡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狭长幽深的大缝隙,犹如倒着的一线天,肉眼打量,峡谷最深处有三十到四十米深,两岸林立的石头如刀削斧劈般呈一层层规则的走势,或温柔、或刚强地裸露矗立,让人情不自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谷底狭窄的缝隙里是深不见底的泉水,泉水即使在最寒冷的腊八节也不会结冰,堪称奇特,本地人叫这里为腊八洞。听当地老人们讲前大井的峡谷是当年修建长城取于此地的石头,又经过多年的洪水冲刷而形成。不过,大家一致认为这个说法不成立,因为这里离长城距离不远,再说了,峡谷周边运输也不方便。前大井段峡谷也许是在地质构造隆升的条件下水流沿构造断裂或断层发生下切侵蚀作用,形成了既深又长的峡谷,峡谷两侧壁立千仞,险峻到无法通行,谷底则怪石嶙峋山泉喷涌。还有一个奇观是,在前大井段,峡谷一侧竟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古老的石窑洞,也不知是哪个年代修建的,有些石窑洞至今还有村民居住,进出家门的蜿蜒小路是修建窑洞时自己一斧一锤凿刻出来的栈道,他们常年行走在城市徒步者胆战心惊的探险之旅上,竟神情自若、如履平地。望着这些已与陡峭峡谷融为一体窑洞,不仅感慨,这么多年来住在峡谷边的村民,每天日常进出在外面人看来都是险象环生的地方,他们就没有偶尔失足掉下去的时候吗?同行的董韬老师有亲戚在前大井村居住,他对前大井的前世今生非常关注,用高深莫测的口吻自言自语,还真的从来都没听说过峡谷周边的村民走路发生意外的,反而是外地那些经验丰富的徒步探险者有意外发生。

置身这原始、自然的情景之下,不禁对当地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深感敬佩。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生存法则吧。

